蜀山劍俠傳/0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三回　感深情 抱病長征　施妙法 神囊縮地

下一回▶

原來靈雲等三人自從在成都和張琪兄妹分手，僱用車轎上路，多給車伕銀錢，連夜兼程，每日也不過走一百數十里路。他們俱是御劍飛行，瞬息千百里地慣了的，自然覺着心焦氣悶。本想退了車轎，改乘川馬，貪圖快些。偏偏女神童朱文雖然仗着靈丹護體，也不過保全性命，渾身燒熱痠痛，日夜呻吟，哪裏受得長途騎馬的顛沛，祇得作罷。靈雲性情最爲溫和，保護朱文，如同自己手足，雖然覺着心煩，倒還沒有甚麼。金蟬性情活潑，火性未退，偏偏這次對於朱文竟是早晚殷勤將護，不但體貼個無微不至，並且較靈雲還要耐心一些。靈雲看在眼中，暗暗點了點頭，因朱文病重，不好取笑，反倒裝作不知。他三人按照二老所指的途徑，在路上行了八九日，忽然峯巒重重，萬山綿亘，除掉翻山越嶺過去，簡直無路可通。先一日車伕就來回話，說前面已是莽蒼山，不但無路可通，而且山中慣出豺虎鬼怪，縱然多給銀錢，他等也無法過去。靈雲來時，原來聽二老說過，到了莽蒼山，便要步行。知道他們說的是實話，祇得取下包裹。打發他們回去。先在山腳下一個小村中歇了歇腳，商量上路。偶然看見一個人坐着滑竿走過，金蟬異想天開，向靈雲要了一把散碎銀子，走將過去，請那人站下商量，將他那一副滑竿買下，兩手舉着拿到朱文面前放下。

村中居民看着這三個青年男女，一個個長得和美女一般，來到這荒山腳下，已是奇怪，又見金蟬小小年紀，把那一副滑竿如同捻燈草一般，毫不在意地舉在手中，更是驚異。

有那多事的人，便問他三人的來蹤去迹。金蟬便說：「住在城裏，要往這山中去打獵。」那地方民情敦厚，又見他們三人各佩長劍，倒也不疑甚麼。祇是說山中豺虎妖怪甚多，勸他們年紀輕輕的人不要造次。靈雲看見來人越聚越多，恐朱文不耐煩瑣。又見金蟬買了那一副滑竿來，便問有何用處。金蟬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先帶着它上了山再說，我自有用它之處。」靈雲還待要問，金蟬一面催着上路，一面手舉那副滑竿（中間結着一個麻繩結着的網兜，兩旁兩根長有兩三丈粗如人臂的黃楊木的杆子），獨個兒邁步自跑上山去。

靈雲當着許多人，無法，祇得將朱文半扶半抱地帶進山去。在山內走了二里多地，回看後面無人，正要喊住金蟬，金蟬業已趕了回來，放下手中的滑竿，說道：「我適纔跑到高處一望，山路倒還平坦，祇不知前面怎樣。我想用這副滑竿，和姊姊一人擡一頭，將朱姊姊擡到桂花山。如何？」靈雲纔明白他買那滑竿的用途，不禁點頭一笑。朱文一路上已覺着靈雲姊弟受累不淺，如今又要屈她姊弟做挑伕擡她上路，如何好意思，再三不肯。靈雲笑道：「文妹，你莫辜負你那小兄弟的好意吧。我正爲路遠日長髮悶，難得他有此好打算，倒可以多走些路。」說罷，不由分說，硬將朱文安放在網兜之中，招呼一聲，與金蟬二人擡了便走。朱文連日周身骨節作痛，適纔有靈雲扶着，走了這二里多山路，已是支持不住，被靈雲在網兜中用力一放，再想撐起身來已不能夠。況且明知靈雲姊弟也不容她起身，再若謙讓，倒好似成心作假。便也不再客氣，說了幾句感激道謝的話，安安穩穩躺在網中，仰望着頭上青天，一任靈雲姊弟往前擡走。靈雲怕她冒風，又給她蓋了一牀被，祇露頭在外。同了金蟬，施展好多年不用的輕身本領，走到日落，差不多走了五六百里。看天色不早，依着金蟬，還要乘着月色連夜趕路。朱文見她姊弟擡了一天，好生過意不去，執意要找一個地方，大家安歇一宵，明日早行。靈雲姊弟拗她不過，見四外俱是森林，暝嵐四合，黛色參天，便打算在樹林中露宿一宵。朱文也想下來舒展筋骨，由靈雲姊弟一邊一個，攙扶着走進林去，尋了一株大可數抱的古樹下面，將網兜中被褥取來鋪好。靈雲取乾糧與朱文食用，叫金蟬拿水具去取一些山水來。

金蟬走後，朱文便對靈雲道：「姊姊如此恩待，叫妹子怎生補報呢？」靈雲聞言，祇把一雙秀目含笑望着朱文，也不答話。停了一會兒纔道：「做姊姊的，是應該疼妹妹的呀。」朱文見靈雲一往情深的神氣，不知想到一些甚麼，忽然頰上涌起兩朵紅雲，兀自低頭不語。這時已是金烏西匿，明月東昇，樹影被月光照在地下，時散時聚。靈雲對着當前情景，看見朱文弱質娉婷，眉峯時時顰蹙，知她痛楚，又憐又愛，便湊近前去，將她攬在懷中，溫言撫慰。朱文遭受妖法，身上忽寒忽熱，時作痠痛。她幼遭孤露，纔出孃胎不久，便被矮叟朱梅帶上黃山，餐霞大師雖然愛重，幾曾受過像今日靈雲姊弟這般溫存

體貼。在這春風和暖的月明之夜，最容易引起人生自然的感情流露。又受靈雲這一種至誠的愛撫，感激到了極處。便把身子緊貼靈雲懷中，宛如依人小鳥，愈發動人愛憐。

靈雲和朱文二人正在娓娓清談，忽然一陣微風吹過，林鳥驚飛。靈雲擡頭往四外一看，滿天清光，樹影在地，有一羣不知名的鳥兒，在月光底下閃着如銀的翅膀，一收一合地往東北方飛去。靈雲見別無動靜，用手摸了摸朱文額角，覺得炙手火熱，怕她着風，隨手把包裹拉過。正要再取一件夾被給她連頭蒙上，恰好金蟬取水回來。靈雲先遞給朱文喝了，自己也喝了兩口，覺着山泉甜美。正要問金蟬爲何取了這麼多的時候，言還未了，忽覺眼前漆黑，伸手不辨五指，便知事有差池。一手將朱文抱定，忙喊金蟬道：「怎麼一會兒工夫，甚麼都看不見了？」金蟬道：「是啊！我的眼力比你們都好得多，怎麼也祇看出你們兩個人，別的不見一些影子呢？莫不是中了異派中人的妖法暗算吧？」靈雲道：「你還看見我們，我簡直甚麼都看不見了。我看這事不妙，黑暗中又放不得飛劍，你既看得見我們，你們索性走近前來，我們三人連成一氣，先用神鮫網護着身體再說吧。」金蟬聞言，連忙挨將過來，打算與她二人擠在一起。

這時朱文正在渾身發熱難過，忽覺眼前漆黑，起初還疑是自己病體加重。及至聽了靈雲姊弟問答，纔知是中了甚麼異派中人弄的玄虛。猛想起自己身邊現有矮叟朱梅贈的寶鏡，何不將它取出來？忙喊靈雲道：「姊姊休得驚慌，我身旁現有師父贈我的寶鏡。我手腳無力，姊姊替我取出來，破這妖法吧。」恰好金蟬也走到面前，靈雲已先把玉清大師贈的烏雲神鮫網取出，放起護着三人身體，這纔伸手到朱文懷中去取寶鏡。金蟬剛要挨近她二人坐下，忽然一個立腳不住，滾到她二人身上。由此三人祇覺得天旋地轉，坐起不能。情知將朱文身旁寶鏡取出，便能大放光明，破去敵人法術，誰知偏偏不由自主。似這樣東滾西跌了好一會兒，慢慢覺察立身所在，已非原地，足底下好似軟得像棉花一樣。三人如果緊抱作一團不動還好，祇要一動，便似海洋中遭遇颶風的小船一樣，顛簸不停。靈雲忙喊住金蟬、朱文：「不要亂動，先擠在一處，再作計較。」說完這句話，果然安靜許多。朱文因二人是受自己連累，心中好生難過，坐定以後，勉強用力將手伸進懷中，摸着寶鏡，心中大喜。剛要取將出來，三人同時聽見有人在空中發話道：「爾等休要亂動，再有一會兒，便到桂花山。如果破去我的法術，你我兩方都有不利。」說罷，不再有聲響。靈雲到底長了幾歲年紀，道行較深，連忙悄悄止住朱文道：「我看今晚之事來得奇怪，未必便是異派敵人爲難。如果是異派中人成心尋我們的晦氣，在這黑暗之間，雖然我們俱能抵敵，他豈肯不暗下毒手？他所說的桂花山，又是我們要去的地方，莫如姑且由他，等到了地頭再說。如今凶吉難定，我們各將隨身劍囊準備應用，以免臨時慌亂便了。」說罷，覺得坐的所在，愈加平穩起來。朱文雖在病中，仗着平時內功根底，

昏睡之時甚少。靈雲姊弟更是仙根仙骨，睡眠絕少。這時經了這一番擾亂之後，一個個竟覺着有些困倦起來。先是朱文合上雙目，躺在靈雲姊弟身上睡去。金蟬也祇打了一個哈欠，便自睡了。靈雲在暗中覺着朱文、金蟬先後都朝她身上躺來，有些奇怪，隨手摸了摸二人鼻息，已是睡去。就連自己也覺着精神恍惚，神思困倦起來。知道修道之人不應有此，定是中了敵人暗算，深悔剛纔不叫朱文取出寶鏡來破妖法。一面想，一面強打精神，往朱文懷中摸寶鏡。心中雖然明白，叵耐兩個眼皮再也支撐不開，手纔伸到朱文懷內，一個哈欠，也自睡去。

不知經過了幾個時辰，三人同時醒轉，仍是擠在一處，地點卻在一個山坡旁邊。彼此對面一看，把朱文羞了一個面紅通耳，也不知在黑暗中怎麼滾的，朱文半睡在金蟬懷中，金蟬的左腿卻壓在她的右腿上面，金蟬的頭又斜枕在靈雲胸前，靈雲的手卻伸在朱文懷內。朱文紐帶自己解開，露出一片欺霜賽雪凝脂一般細皮嫩肉。叵耐金蟬醒轉以後，神思恍惚，還不就起。朱文病中無力，又推他不動，又羞又急。還是靈雲比較清楚，忙喝道：「蟬弟你還不快些站起！你要將朱姊姊病體壓壞麼？」金蟬正在揉他的雙眼，他見天光微明，晨曦欲上，躺的所在已不是昨晚月地裏的景色，好生奇怪。忽聽姊姊說話，纔發覺右手腕挨近腳前躺着的朱姊姊，急忙輕輕扶着朱文起來。靈雲也挨坐過來，將朱文衣襟掖好，又將她髮鬢理了一理。金蟬已拔出鴛鴦霹靂劍，縱上高處，尋找敵人方向。這時天光業已大亮，照見這一座靈山，果然是勝景非凡，美不勝收。看了一會兒，無有敵人蹤跡，也不知這座山叫甚麼名字。便又跑到靈雲面前說道：「姊姊，你看多奇怪，明明昨天在月光底下，受了人家妖法暗算，怎麼一覺醒來，竟會破了妖法，換了一個無名的高山？莫非我們做了一場夢麼？」靈雲道：「你休要胡亂瞎說。如今敵友不分，未卜吉凶；你朱姊姊又在病中，昨晚受了一夜虛驚，幸喜不曾加病。凡事忍耐一些好。我看昨晚捉弄我們的人，絕非無故擾亂，也許不是惡意，好壞未知。且莫急於找尋敵人，先設法探明路徑，檢點自己的東西再說。」

說罷，各人查點隨身之物，且喜並無失落，祇有金蟬買來的那一副滑竿不知去向。靈雲正在尋思那作法的用心，朱文忽然驚叫道：「姊姊！你看這石頭上面，不是桂花山麼？」這一句話，頓時將各人精神振作起來，順着朱文顫巍巍的手指處一看，可不是，在她身旁一塊苔蘿叢生的石壁上面，刻着「桂花山」三個大字。